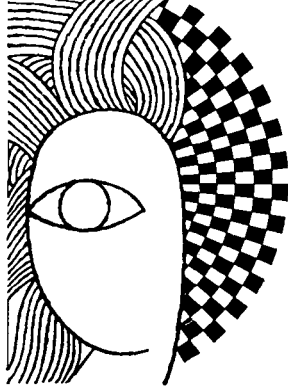


XIAXIANGXUE YU WENXUE

现象学与文学



X与文学丛书 X与文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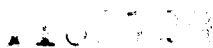
X 与文学丛书

现象学与文学

〔美〕罗伯特·R·马格廖拉著 周 宁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8年·沈阳



Robert R. Magliola
PHENOMENOLOGY AND LITERATURE

根据Th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版译出

现象学与文学

Xianxiangxue Yu Wenxue

〔美〕罗伯特·R·马格廖拉 著

周 宁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字数:177,000开本:787×960¹/₃₂印张:10³/₄插页:3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40

责任编辑:王延才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0151-2/I·139 定价:2.70元

出版说明

作为一种方法、一门学科、一个美学体系、一种哲学思潮，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现象学、符号学、阐释学等等，近年来，在我国，已经译介得不少。但是，从文学界想，它们与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或者说，它们关于文学，有哪些观点和见解？它们进入文学，有些什么建树和发现？近年来，这些西方知识学问的引入，对于我国文学界有两“隔”，一是其与文学隔；二是其与我国文学理论、实践隔。为了于消弭这第一“隔”方面做些工作，我们特组织了一套名为《X与文学》的小丛书，收《语言学与文学》《现象学与文学》《阐释学与文学》《符号学与文学》《结构主义与文学》《存在主义与文学》六本专著。因译者均是年轻学人，疏漏之处恐在所难免。不过，既应学界之需，却也合“有聊胜于无”之精神吧。

编 者

目 录

上编 现象学与文学批评

第一章 哲学与语言学背景.....	3
第二章 日内瓦学派及其同道.....	30
第一节 现象学与日内瓦学派.....	30
第二节 系统性描述：日内瓦 学派的文学本体论.....	45
第三节 系统性描述：日内瓦 学派的批评方法论.....	65
第三章 海德格尔学派的诠释学.....	96
第一节 早期的海德格尔.....	96
第二节 晚期的海德格尔.....	105
第四章 现象学与巴黎结构主义.....	135

下编 现象学与文学理论

第一章 有效性问题：赫奇与胡塞尔.....	159
第二章 罗曼·英伽登.....	177
第三章 米盖尔·杜夫海纳.....	229
第四章 海德格尔派的意义理论.....	282
术语、人名、译名对照表.....	311
译者后记.....	331

上 编

现象学与文学批评

第一章

哲学与语言学背景

大多数现象学家们都认为，文学作品的本体论，建立在现象学认识论的某些基本原则上。完整的现象学认识论肇始于埃德蒙·胡塞尔（1859—1938）哲学（或更恰当地说，首先出现于“现象学”之中）。讨论胡塞尔哲学，必须首先界定“现象学”（Phenomenology）这一术语。要想搞清现象学一词的历史，颇为不易。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现象学”大量出现于各种哲学著作中。康德所谓“现象”，意指现实在意识中的显现，现象与实体，或物自体相对，物自体是人不可知的。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现象学被赋予一种历史视野。黑格尔认为，现象学是一种“科学”，它描述了自然的現象性的意识通过科学与哲学的方式，达到绝对的知识的发展过程。胡塞尔早年使用“现象学”这一概念时，根据自己的观点，摈弃了康德假设的現象与实体的“二元

论”和黑格尔哲学的“构成论”，而一边批判，一边取熔前人之意，继承了康德的观点，只有现象是给定的。但是，他进而指出，事物的“本质”存在于现象中，也只能在现象中存在。胡塞尔时代的黑格尔哲学，经过各种理论学说的诠释，发挥，早已面目全非，真伪难辨了。有鉴于此，胡塞尔感到他完全有理由变“现象学”一词为自己的哲学所用，正如朱瑟夫·考克尔曼指出：“现代人提起现象学时，脑子里自然出现的是埃德蒙·胡塞尔的现象学。”^①

胡塞尔早年认为，现代认识论研究已陷入绝境、山穷水尽了——其后学解释他的学说时，认为他指的是笛卡尔以降的西方认识论。思想与世界被割裂为二，这种二元论的由来，可以追溯到这样一种观点：它以为意识是自我封闭的（亦即思想认识自身，而非外界）。他们把意识混同于意识的功能，反倒无视意识活动本身。唯心论者强调主观性（主观的先存性、自发性和能动性），主体能动地塑造对象，而最终将否定世界作为知识的来源。与之相反，经验主义强调意识的被动性。经验主义者认为认知者反映形象或获得印象。印象是由物理现实（作为物自体的“影

^① 考克尔曼《何谓现象学？》收入《现象学：埃德蒙·胡塞尔的哲学及其阐释》考克尔曼编选（纽约：双日出版社，1967）第25页。

象”）造成的，并且成为知识的直接对象。唯心主义与经验主义尽管在主—客体二元困境中各执一端，却一致认为思想与世界是不可沟通的。^①

早期阶段的胡塞尔，既否定唯心主义，又反对唯物主义，在他看来，二者都没有把意识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意向性活动。胡塞尔第一次提出，意识不是笛卡尔所谓的知识活动，而是主体与外界的真实交流。意识是主体意向内的活动（或主体指向客体），客体是意向的对象（或作为意向活动的目标，但客体又超越意向活动）。意向主体与被意向的客体相互包含（还要附带一句，即主体是现实的，客体也是现实的，皆产生自外界）。根据几位哲学史学者的观点，我把胡塞尔主张的认识论原则称为“胡塞尔的新唯实论”。现象学相信，通过对显现于意识中的“本质”的认识，便可获得真理。

胡塞尔晚年越来越偏好笛卡尔和康德。在所谓的“唯心主义”时期，胡塞尔甚至认为主观构成客观，难怪有些评论家尖刻地指出：胡塞尔晚年的理论转变是“退回康德”。然而，真正影响日内瓦学派和海德格尔学派的（我认为这两个批

① 详见昆丁·劳尔《现象学：发生回顾与发展展望》（纽约：哈波罗出版公司，1965）第二章与第四章；又见威廉·刘易本《存在现象学》（匹兹堡：杜昆尼大学出版社，1963）第79—88页。

评学派都属于现象学)，正是胡塞尔早期的现象学思想（主客体相互包容，或新唯实论），胡塞尔晚期的思想，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了。唯一的例外就是，莫勒斯·纳顿逊将胡塞尔晚年的“超验的主观”概念出色地运用到文学与其它各门艺术的研究上，而且卓有成效^①。

胡塞尔以后，现象学认识论在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莫雷斯·梅洛-庞蒂手中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胡塞尔曾将存在问题加括号，以便更好地独立研究意向活动的实质。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的意识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意识不是静态的，我们应该把意识当作动态的活动来把握，亦即当作存在本身来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类的本质在于存在”，整个人类都“存在于世界之中”（in der Welt sein），主体与世界相互溶浸。人类“此在”（Dasein）于世界之中，感到被抛入世界（因而经验被抛入感“Geworfenheit”）。人类存在是朝向未来可能性，“退回”过去并“陷入”现在的运动。时间和死亡时刻威胁着我们，作为活动的人的存在在本

① 见纳顿逊《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存在主义与现象学论集》（海牙：尼耶霍夫出版社，1962）和《自我的旅行：哲学与社会作用研究》（麻省：艾迪森-魏斯礼出版社，1970）。

身就是充满恐惧的，人类存在的基本结构是忧虑（Sorge）。胡塞尔强调的是意识的理性活动，而海德格尔则强调忧虑和情绪（Stimmungen）。因此，海德格尔划时代性的著作《存在与时间》的重要历史作用就是将哲学研究的重点从心智意识转向更为激进的情感意识。海德格尔根据意义的不同系统规划“意识域”，诸如普遍化的“他者”（非个人或“人们”），并将我们对物理客观世界的经验分为“现有”（Vorhandenheit）和“待有”（Zuhandenheit）。

正如我们所见，海德格尔强调时间性，意识的非理性方式以及意识域的划分，上述理论无不影响着应运而生的日内瓦学派。《存在与时间》问世后，海德格尔更加重视“存在”问题，在正统的胡塞尔现象学家眼里，海德格尔的哲学误入歧途，越来越声名狼藉了（他们对《存在与时间》早有所不满）。为了解理解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之间的分歧，我们有必要参考胡塞尔对海德格尔的看法。胡塞尔认为，他那个时代，以及以后几十年中，形而上学注定是没有市场的，他对此坚信不疑。他指出，哲学第一次成为“基本的超越性的科学”，也即哲学第一次掌握了自身的方法论；我们应该“在”经验中“看见”意义，但传统的形而上学则不然，它把意义强加于经验之上，这是丝毫没有道理的。胡塞尔派的现象学家

们（尤其是那些受其先师早期或“描述”阶段影响很重的现象学家）偏重描述（现象学的客观性），视描述为现象学研究的唯一任务，而诸如理论假设之类，无关宏旨（在他们眼里，“综合方法”就是形而上学）。因此，胡塞尔派的现象学者大多自称为“描述的现象学者”，同时不无轻蔑地将海德格尔的哲学称作“诠释的现象学”。尽管海德格尔曾不遗余力地反驳这种观点（事实上，他完全摒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称自己的思想为“存在的思想”），胡塞尔派仍旧固执己见，认为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是形而上学，不成熟又不虚心的自以为是的形而上学。

现象学运动史学家、胡塞尔的忠实信徒，赫伯特·斯比格尔勃认为，《存在与时间》中的现象学糟透了，而海德格尔的大部分后期著述，早已离经叛道，与现象学毫无关系。^①斯比格尔勃也有同见：海德格尔的思想自《存在与时间》之后出现了“逆转”。然而，海德格尔本人却不以为然。海德格尔宣称，《存在与时间》主要讨论人的“此在”问题，只有通过“此在”的研究，哲学家才能深入存在。海德格尔指出，诠释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本体论研究，并不是所谓的存在

① 参见斯比格尔勃《现象学运动：历史考察导论》，二卷本（海牙：尼耶霍夫出版社，1962）第一卷中专论海德格尔的部分。

主义人类学。（胡塞尔派甚至反对《存在与时间》作为存在主义人类学著作，因为存在主义人类学在他们看来是“心理主义的”。）

经过充分的思考，我个人认为，海德格尔哲学（不管早期还是晚期）都是现象学的，因此我称他为现象学家，有关这一点，我还要进一步论述。另外，附带说一句，在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中，“存在”（Being）具有贬义或否定性意义，但后期海德格尔的观点发生了质变，成为一种褒义的存在。在本书的上编，我首先论述日内瓦学派的批评，该学派运用现象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文学批评，与胡塞尔、梅洛—庞蒂的理论一脉相承。但是，一派之内，亦有分歧，斯比格尔勃批判梅洛—庞蒂的观点，当然，他认为梅洛—庞蒂毕竟还是现象学家，这一点不同于海德格尔。我在前面一一列举了日内瓦学派借鉴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某些概念，现在我们再看他们从萨特的哲学中获得什么启示或收益。在上编第三章，我将概述《存在与时间》中散见的文学批评理论，并且补充一些日内瓦学派疏漏的问题，用一定的篇幅评述海德格尔后期的具体的文学批评活动（其后期著作对日内瓦学派几乎毫无影响）。

在胡塞尔学说的启示下（当然还有其他人），日内瓦学派的现象学批评家们主张所谓“先验”

居中性。为了保证先验居中性、纯粹经验，严格解释文学作品本身所含有的内容，日内瓦学派在批评方法上旗帜鲜明，一致反对“形而上学的”文学批评，反对批评家用自己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解释文学（日内瓦批评中也提世界观，但严格限指文学结构中作者表现出的世界观）。海德格尔阐释诗歌时运用的术语，诸如“存在”、“大地”、“神圣”等，在胡塞尔学派看来，都是纯粹假设性的，先入之见，海德格尔的批评有先验论之嫌，因而不属于现象学批评。日内瓦学派所言“先验论”，指海德格尔阐释作品有先入之见，“先验的”期待，不管他自觉不自觉，他的批评难免牵强附会，将本文削足适履，纳入先验性的“外在”范畴。

显而易见，雷内·威勒克与日内瓦学派所见略同，亦认为海德格尔的批评方法是先验性的。威勒克为德语《二十世纪世界文学辞典》撰写美学条目时，对现象学美学（胡塞尔学派）与先验论美学做了区分。现象学美学“对对象的真实性加括号，只探求作为现象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威勒克同时又指出，先验论美学传统的理论“都以某种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为基础”。①在

① 威勒克《二十世纪世界文学辞典》“美学”条目（267），弗雷堡、巴塞尔、维也纳：赫德耳出版社，1964。

《批评的概念》一书中，威勒克对“荷尔德林与里尔克对诗歌莫名其妙的解释”多有微辞，而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中，一再援引上述二人。^①

我相信，正是在同样的反先验论的气氛下，日内瓦批评家让-彼埃尔·理查告诫人们：“批评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是穿凿附会，也就是说，将许多教条的东西强加给作品……”^②同样，罗朗·巴尔特在其《批评文集》中也将实证的“普遍的批评”与“意识形态的批评”对立起来，并把后者归入外在批评和“阐释批评”。鲁辛·高尔德曼（马克思主义者）、查尔斯·莫隆（弗洛伊德派）都被当作外在批评（用胡塞尔派的话说就是“先验”批评）的代表列举出来，而乔治·普莱、让-彼埃尔·理查（日内瓦批评家）的批评则是典型的“阐释批评”。前二者将文学归于“某种外在现实”，后二者则“创造了一种新批评，彻底或几乎彻底的内在批评”。^③换个角度说，日内瓦学派批评家言之有理，海德格尔的“先在结构”概念本身就已否定了居中性

① 威勒克《批评的概念》（新哈芬与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63）第362页。

② 让-彼埃尔·理查《马拉尔美的想象世界》（巴黎：苏伊尔出版社，1964）第246—251页。

③ 巴尔特《两种批评》见《批评论集》（巴黎：苏伊尔出版社，1964）第246—251页。

的可能性（因此他反对胡塞尔追求的“超越性的无假设的”立场）。日内瓦批评家对海德格尔派批评家的评价是中肯的，尽管诠释者赋予文学本文的“世界”以先在结构，但并不妨碍文学作品的自主性与对文学作品领悟的独特性（有关先在结构的讨论，见下编，第四章）。

此处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优秀的海德格尔批评大多带有一种富有诗意的巧合性。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在方法论上很不健全，远不及胡塞尔方法论体大虑周，而且也逊色于日内瓦学派的“诗意的”方法论（我将评述日内瓦批评家使用的方法论，多少有别于胡塞尔的概念推演）。诚然，海德格尔使用“存在”、“大地”、“神圣”一类术语，并无意于理论假设。事实上，海德格尔在哲学上恰恰是极力反对先在假设的。

海德格尔的批评方法（“方法”这个词我用得很不严格，因为连海德格尔也不敢冒昧地说他已自成一“派”）中另一主导概念是“超个人的”（metapersonal）观点。在海德格尔派的批评家看来，想象的文学是存在的“展示”，存在是一种“在场”，它为一切“存在之物”（Seienden）神秘地提供了“基础”。海德格尔曾主张，作家的个性消匿于文学作品之中，这种观点竟与巴黎结构主义不谋而合（现象学常与结构主义针锋相对），即使作家的个性显现在作品之